

CHEERS
湛庐



对话最伟大的头脑
大思考系列

Culture

Leading Scientists Explore Societies,
Art, Power, and Technology

文化

关于社会、艺术、 权利和技术的新科学

[美] 约翰·布罗克曼

(John Brockman) 编著

侯新智 许云萍 盛杨燕 译

Culture

Leading Scientists Explore Societies,
Art, Power, and Technology

文化

关于社会、艺术、
权利和技术的新科学

[美] 约翰·布罗克曼

(John Brockman) 编著

侯新智 许云萍 盛杨燕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 / (美) 约翰·布罗克曼编著; 侯新智, 许云萍, 盛杨燕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3

书名原文: Culture

ISBN 978-7-213-09108-7

I . ①文… II . ①约… ②侯… ③许… ④盛… III .
①文化—世界—通俗读物 IV . ①G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9771 号

上架指导: 思想前沿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崔爽律师
张雅琴律师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1-2017-243 号

文化

[美] 约翰·布罗克曼 编著
侯新智 许云萍 盛杨燕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尚 婧

责任校对: 戴文英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65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7 千字 插 页: 1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9108-7

定 价: 79.9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约翰·布罗克曼



著名的文化推动者、出版人，“第三种文化”
领军人。

思想家云集的网站Edge的创始人。

他旗下汇聚了一大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思
想家，每年就同一话题进行跨学科讨论。

出品 湛庐文化
Cheers Publishing
总裁 陈晓晖
出品人 韩焱

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崔爽律师
张雅琴律师

商业图书事业部总编辑
董寰

人文社科事业部总编辑
季阳

湛庐阅读研究院院长
简学

高级副总裁 张晓卿

副总裁 陈漪

首席运营官 赵丽琴

质量总监 周裕

特约策划 简学

特约编辑 王子涵

版式设计 张志浩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Tel: 010-64622410

采购热线 010 56676359

传真 010 56676359

投稿方式 service@cheerspublishing.com



关注湛庐文化 ①
获取更多阅读资讯、湛庐动态。

扫描二维码或查找 cheerspublishing



关注湛庐阅读 ②
领福利、找优惠、查新书。

扫描二维码或查找 lukehui1230

道奇 CHEERS

与最聪明的人共同进化

HERE COMES EVERYBODY

CULTURE

Leading Scientists Explore
Societies, Art, Power,
and Technology

各方赞誉

伟大头脑的伟大之处，绝不在于他们拥有“金手指”，可以指点未来；而在于他们时时将思想的触角延伸到意识的深海，他们发问，不停地发问，在众声喧哗间点亮“大问题”和“大思考”的火炬。

段永朝

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建筑学家威廉·J. 米切尔曾有一个比喻：人不过是猿猴的 1.0 版。现在，经由各种比特的武装，人类终于将自己升级到猿猴 2.0 版。他们将如何处理自己的原子之身呢？这是今日顶尖思想者不得不回答的“大问题”。

胡 泳

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对话最伟大的头脑”这套书中，每一本都是一个思想的热核反应堆，在它们建构的浩瀚星空中，百位大师或近或远、如同星宿般璀璨。每一位读者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星际穿越，你会发现思考机器的100种未来定数，而奇点理论不过是星空中小小的一颗。

吴甘沙

驭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

一个人的格局和视野取决于他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而他未来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现在的阅读。这套书会让你相信，在生活的苟且之外，的确有一群伟大的头脑在充满诗意的远方运转。

周涛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互联网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美国著名的文化推动者和出版人，约翰·布罗克曼邀请了世界上各个领域的科学精英和思想家，通过在线沙龙的方式展开圆桌讨论。“对话最伟大的头脑”这套书就是活动参与者的观点呈现，让我们有机会一窥“最强大脑”的独特视角，从而得到思想上的启迪。

苟利军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第十一届文津奖”获奖图书《星际穿越》译者

未来并非如我所愿一片光明，看看大师们有什么深刻的思考和破解之道，也许会让我们活得更放松一些。

李天天

丁香园创始人

与最伟大的头脑对话，虽然不一定让你自己也伟大起来，但一定是让人摆脱平庸的最好方式之一。

刘 兵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以科学精神为内核，无尽跨界，Edge 就是这样一个精英网络沙龙。每年，Edge 会提出一个年度问题，沙龙成员依次作答，最终结集出版。不要指望在这套书里读到“ABC”，也不要指望获得完整的阐释。数百位一流精英在这里直接回答“大问题”，论证很少，锐度却很高，带来碰撞和启发。剩下的，靠你自己。

王 烁

财新传媒总编辑，BetterRead公号创始人

术业有专攻，是指用以谋生的职业，越专业越好，因为竞争激烈，不专业没有优势。但很多人误以为理解世界和社会，也是越专业越好，这就错了。世界虽只有一个，但认识世界的角度多多益善。学科边界都是人造的藩篱，能了解各行业精英的视角，从多个角度玩味这个世界，综合各种信息来做决策，这不显然比死守一个角度更有益也更有趣吗？

兰小欢

复旦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如果每位大思想家都是一道珍馐，那么这套书毫无疑问就是至尊佛跳墙了。很多名字都是让我敬仰的当代思想大师，物理学家丽莎·兰道尔、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他们都曾给我无数智慧的启发。

如果你不只对琐碎的生活有兴趣，还曾有那么一个瞬间，思考过全人类的问题，思考过有关世界未来的命运，那么这套书无疑是最好的礼物。一篇

文章就是一片视野，让你站到群山之巅。

郝景芳

2016年雨果奖获得者

关注 Edge 并阅读上面的文章已经十几年了，越到后来越发现，打动我的不是布罗克曼及其周围那批作家的睿智，甚至不是他们的渊博，而是他们讨论问题的边界感，一种在专业视角下对世界彬彬有礼的试探。

小庄

果壳联合创始人，“科学艺术研究中心”主编

布罗克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催化剂”。

斯图尔特·布兰德

《全球概览》创始人

布罗克曼是个英雄，他使科学免于干涩无趣，使人文学科免于陈腐衰败。

杰伦·拉尼尔

“虚拟现实之父”

CULTURE

Leading Scientists Explore
Societies, Art, Power,
and Technology

总序

1981年，我成立了一个名为“现实俱乐部”（Reality Club）的组织，试图把那些探讨后工业时代话题的人们聚集在一起。1997年，“现实俱乐部”上线，更名为Edge。

在Edge中呈现出来的观点都是经过推敲的，它们代表着诸多领域的前沿，比如进化生物学、遗传学、计算机科学、神经学、心理学、宇宙学和物理学等。从这些参与者的观点中，涌现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一系列理解物理系统的新方法，以及质疑我们很多基本假设的新思维。

对每一本年度合集，我和Edge的忠实拥趸，包括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乔治·戴森（George Dyson），都会聚在一起策划“Edge年度问题”，而且常常是在午夜。

提出一个问题并不容易。正像我的朋友，也是我曾经的合作者，已故的艺术家和哲学家詹姆斯·李·拜尔斯（James Lee Byars）曾经说的那样：“我能回答一个问题，但我能足够聪明地提出这个问题吗？”所以，我们要去寻找那些可以启发不可预知的答案的问题，那些激发人们去思考意想不到之事的问题。

现实俱乐部

1981—1996年，现实俱乐部是一些知识分子间的非正式聚会，通常在中国餐馆、艺术家阁楼、投资银行、舞厅、博物馆、客厅，或在其他什么地方举办。俱乐部座右铭的灵感就源于拜尔斯，他曾经说过：“要抵达世界知识的边界，就要寻找最复杂、最聪明的头脑，把他们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1969年，我刚出版了第一本书，拜尔斯就找到了我。我们俩同在艺术领域，一起分享有关语言、词汇、智慧以及“斯坦们”（爱因斯坦、格特鲁德·斯坦因、维特根斯坦和弗兰肯斯坦）的乐趣。1971年，我们的对话录《吉米与约翰尼》（*Jimmie and Johnny*）由拜尔斯创办的“世界问题中心”（The World Question Center）发表。

1997年，拜尔斯去世后，关于他的“世界问题中心”，我写了下面的文字：

詹姆斯·李·拜尔斯启发了我成立“现实俱乐部”以及Edge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你想获得社会价值的核心价值，去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里读上600万本书，是十分愚蠢的做法。在他极为简约的房间里，他通常只在一个盒子中放4本书，读过后再换一批。于是，他创办了“世界问题中心”。在这里，他计划邀请100个最聪明的人相聚一室，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预期的结果是他们将获得所有思想的总和。但是，在设想与执行之间总有许多陷阱。拜尔斯确定了他的100个最聪明的人，依次给他们打电话，并询问有什么问题是他们自问不解的。结果，其中70个人挂了他的电话。

那还是发生在1971年的事。事实上，新技术就等于新观念，在当下，电子邮件、互联网、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真正实现了拜尔斯的宏大设计。虽然地点变成了线上，但这些驱动热门观点的反复争论，却让“现实俱乐部”的精神得到了延续。

正如拜尔斯所说：“要做成非凡的事情，你必须找到非凡的人物。”每一

个 Edge 年度问题的中心都是卓越的人物和伟大的头脑，其中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他们都是当今各自领域的执牛耳者。我在 1991 年发表的《第三种文化的兴起》(*The Emerging Third Culture*) 一文和 1995 年出版的《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The Third Culture: 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一书中，都写到了第三种文化，而上述那些人，他们正是第三种文化的代表。

第三种文化

经验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和著作构筑起了第三种文化。在渲染我们生活的更深层意义以及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方面，他们正在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

第三种文化是一把巨大的“伞”，它可以把计算机专家、行动者、思想家和作家都聚于伞下。在围绕互联网兴起的传播革命中，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dge 是网络中一个动态的文本，它展示着行动中的第三种文化，以这种方式连接了一大群人。Edge 是一场对话。

第三种文化就像是一套新的隐喻，描述着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灵、整个宇宙以及我们知道的所有事物。这些拥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科学家，还有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正是他们推动了我们的时代。

这些年来，Edge 已经形成了一个选择合作者的简单标准。我们寻找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用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来扩展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看法。其中，一些人是畅销书作家，或在大众文化方面名满天下，而大多数人不是。我们鼓励探索文化前沿，鼓励研究那些还没有被普遍揭示的真理。我们对“聪明地思考”颇有兴趣，但对标准化“智慧”意兴阑珊。在传播理论中，信息并非被定义为“数据”或“输入”，信息是“产生差异的差异”(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这才是我们期望合作者要达到的水平。

Edge 鼓励那些能够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中撷取文化素材，并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将这些素材融于一体的人。我们处在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文化环境当中，很多人都把自己束缚在二手的观念、思想与意见之中，甚至一些公认的文化权威也是如此。Edge 由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组成，他们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真实，不接受虚假的或盗用的真实。Edge 的社区由实干家而不是那些谈论和分析实干家的人组成。

Edge 与 17 世纪早期的无形学院 (Invisible College) 十分相似。无形学院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其成员包括物理学家罗伯特·玻意耳 (Robert Boyle)、数学家约翰·沃利斯 (John Wallis)、博物学家罗伯特·胡克 (Robert Hooke) 等。这个学会的目标就是通过实验调查获得知识。另一个灵感来自伯明翰月光社 (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一个新工业时代文化领袖的非正式俱乐部，詹姆斯·瓦特 (James Watt) 和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都是其成员。总之，Edge 提供的是一次智识上的探险。

用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Ewan) 的话来说：“Edge 心态开放、自由散漫，并且博识有趣。它是一份好奇之中不加修饰的乐趣，是这个或生动或单调的世界的集体表达，它是一场持续的、令人兴奋的讨论。”

约翰·布罗克曼

CULTURE

Leading Scientists Explore
Societies, Art, Power,
and Technology

前言

本书是 Edge 系列的第二本，关注与“文化”相关的内容。本书共包含 17 篇来自 Edge 网站的原创文章，包含编辑访谈、特约文章和谈话。谈话中有许多是通过在线流媒体视频完成的。在线演示的价值是毫无疑问的，但纸质书（无论是否有电子版）仍然是向读者提供重要观点的重要方式。这是我们出版本系列书籍的主要原因。

在本书中，先锋艺术家、投资人、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预言家、哲学家和未来学家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对“文化”的新思考。

针对文化发展的根本，哲学家与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在《文化的进化》中，利用音乐的进化阐述了文化的传统性与进化性可以结合的方式。

进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为什么一些社会做出了灾难性的决策？》中描绘了一幅解决群体决策失败问题的路线图。首先，群体可能在问题实际发生之前没能预见问题的存在。其次，当问题发生时，群体可能没有察觉到问题的发生。再次，在发现问题后，群体可能没有试着去解决问题。最后，群体可能试着去解决问题，但经过多次尝试却没能成功。

一方面，关于失败原因和社会崩溃的问题似乎很悲观，但另一方面是积极的，也就是成功的决策制定。也许如果我们理解了集体做出不良决策的原因，就可以以此为依据让群体做出良好决策。

美国艺术哲学家丹尼斯·达顿（Denis Dutton）主张对人类的人格进行达尔文式的解释。在《艺术与人类现实》中，他为达尔文式的美学进行了辩护，宣称它“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教条，目的也不在于用同样沉重的理论取代沉重的后结构主义。真正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人们对于将达尔文的思想应用到心理学中的抵触，其实只是一种高声叫嚷的漠视，他们甚至不愿去好好考虑一下达尔文的想法”。

著名艺术家、颇具创新精神的布莱恩·伊诺（Brian Eno）在《文化大理论》中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什么是文化价值？它是怎么产生的？他说道：

几乎所有的艺术史都是在试着找出文化客体中的价值源泉。色彩理论、维度理论、黄金分割法等所有这些理念，都假设一些事物天生比另一些事物更加美丽、更有意义。新的文化思维并不是这样的。新的文化思维认为是我们给事物赋予了价值，是我们在事物中创造出了价值。是“赋予”这个行动让事物有了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许多，甚至可以说全部的基本理念，都是建构在认为有一些事物具有天然内在的价值、共鸣和意义这个假设之上的。同时，所有实用主义作品都从另一假设出发：不，是我们，是我们创造了意义。

环保人士、富有远见的斯图尔特·布兰德在《吾众为神，须善为之》写道：

全球气候变化很可能成为毁灭文明的巨大灾难，它迫使我们必须好好表现。灾难过后，地球会没事，我们的生活也可能恢复平静。但是，如果全球气温持续升高，我们就会失去大量的物种，很可能还会失去热带雨林。因此，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发生在局部地区的小问题。俯瞰地球全景的视角现在已经不只是关乎美学的问题了，也不单纯只是一个简单的视角了。

实际上，它意味着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问题，需要世界规模的解决方案，而且需要采用人类从未有过的管理方式。它要求我们使用初现曙光的科学技术，启动生态学家们所谓的生态工程。海狸在做生态工程，蚯蚓也在做。它们可不会经常发动遍及整个星球这样大规模的生态工程，而人类则必

须给整个地球动工。

美国非小说作家、历史学家乔治·戴森在《图灵的大教堂》一文中描述了他访问谷歌总部的见闻：“我感觉自己就像走进了一座14世纪的大教堂——不是14世纪，而是12世纪。”戴森想到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在1938年做出的预言：“每个人都将有权使用全人类的知识储备，这甚至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戴森还表明：“威尔斯不仅预见到了万维网的分布式智能，还预见到了这种智能进行聚合的必然性，以及权力与知识终将受其辖制的趋势。”

计算机科学家戴维·盖勒特(David Gelernter)在《是时候认真对待互联网了》中写道：

互联网是一个大话题，不是手机或视频游戏平台或人工智能可以与之同日而语的，它堪比教育，作用不可小觑。因此要小心：成了一名教师，就要精通一些你能教授的主题；就读教育学校，就要掌握一些知识；在互联网上工作，就要熟悉互联网的某个领域，如工程、软件、计算机科学、通信理论、经济或商业、文学或设计。不要在网络学校中一无所得。互联网学院中精英荟萃，不乏令人钦佩的高人。但是，如果这些学院之于互联网与学校之于教育一样，发挥着相同的效果，那么它们的出现就是一场灾难。

数学家卡尔·西格蒙德(Karl Sigmund)在《间接互惠、评估硬连线与声誉》中写道：

目前，在电子交易和电子商务的大背景下，经济学家们对此观点也乐此不疲、兴趣浓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同样拥有许多匿名状态下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固定在两人之间，而是在大范围的复杂群体中。因此，你几乎不可能再次遇到同一人。于是我们就有了信任、名誉，这些尤为重要。谷歌浏览器独占鳌头、易贝(eBay)卖家与买家信誉良好、亚马逊读者评论颇多，这些都是基于信任。但是，这些互动交流中也存在一些固有的道德危险。

计算机科学家、在数据方面充满远见的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新网络集体主义的危害》中向我们警示了新网络集体主义带来的威胁。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